玻璃房子

A Glass Butterfly



2007年度中国小说十大排行榜

[美国]沙石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玻璃房子/沙石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434-7202-0

Ⅰ.玻… Ⅱ.沙… Ⅲ.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708 号

书　　名　玻璃房子
作　　者　沙　石
选题策划　谭　湘
责任编辑　周　蓓　蒋海燕
封面设计　牛亚勋
版式设计　赵中伟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7202-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梦里歌吟的苦行者（代序）

陈瑞琳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世上有这么一种奇妙，就是苦闷的人能成为作家。有人苦在“推敲”，更多的人则苦在其“心”。

美国，这个地狱与天堂交织的地方，礼貌而残忍，温柔而凄厉，它给你快乐的时候决不吝啬给你痛苦。然而，这块土地的鬼魅却是造就了一批苦闷意义的作家。异域的生存，要么弃笔沉沦，在物欲中横流；要么举墨扬帆，在炼狱中升腾。于是，一代自生的作家就这样披着沙场的战袍向我们踉跄走来。

沙石，这个苦涩又坚韧的名字，曾几何时忽然就隐现在北美的华文文坛上。从《世界日报》的“小说世界”到《侨报》的文学副刊，从《美华文学》的小说专辑到网络文坛的信步徜徉，沙石的名字一步步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的步履走得异常辛苦，可谓血色泪痕，却梦幻飞扬。恍若午夜中独自行走的浪者，看不见春花秋月，尘世的喧嚣与掌声远去，他只是编织着心中的太阳，与月光调情，伴风儿歌唱。苦而不涩，伤而不哀，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前行。

写作的人心里都有困惑的“结”。沙石说：“人在美国时，我说我的家在中国；人在中国时，我说我的家在美国。不管是写中国人的美国故事或是写美国人的中国故事，我都带着中国人的观念和美国人的观念，无意中就把两个文化连接起来，拼到一块儿或者融为一体。”沙石的小说，深深地打印着两种文化冲击的烙印，有时如胶似漆，有时水火不容。看得出，他在挣脱一个“茧”，却丝丝带血。

像所有海外作家一样，沙石在美国当过留学生，餐馆打过工，扛过活儿，做过记者，经历过职业的磨炼，如今终于安定了下来，却有了要命的恐慌。不是来自生存，而是来自他的内心。于是开始写小说，没日没夜地写，就像中了魔一样不能自拔。从 2002 年 6 月起在美国的《星岛日报》上开辟 “卫嘴子”专栏，发表散文随笔，2003 年开始尝试小说，出手不凡，风格奇特，异军突起在平面媒体及文学网络，遂引起文坛侧目。

读沙石的小说，第一个感觉就是“梦”的诱惑。他显然是一个靠“梦”写作的人，在他心里有太多的梦，他甚至为了这梦企望自己永远不要醒来。他在一篇《捉梦网》中写到：“十八年前，一位印第安酋长在金字塔湖畔用一个羽毛编成的梦网为我捉梦。”从此，他的灵魂上就系满了梦，那些梦没有飞走，一个个走进他的文字里。一个天生血液里与文字苦苦缠绵的人，再加上 “梦”的飞扬，这就是沙石小说创作的缘起。他曾在小说《走不出的梦》里借那个病态的 “夜游神”如此调侃：“别以为美国是做梦的地方就没完没了地做梦。”沙石喜欢在梦里飞翔，小说《冰冷的太阳》里也有这样的表白：“虽然每天面对的是现实，但我不善于把完整的我带进眼前的现实。在梦里飞的感觉很奇特，很朦胧，以致我无法分清是我在飞还是梦在飞，是我轻飘还是梦在轻飘。”

纵览沙石的创作，让人最无法判断的却是他的年龄。人们常说：令一个人苍老的不是时间，而是他心底无法实现的欲望。古今中外小说家，提笔为文，多为“苦闷的象征”。尤其在海外，内外的压迫，环境的迷茫，小职员的无奈，家庭生活的纷杂失意，都构成异域人渴望从创作中寻找精神出路的动力。他们在文字里宣泄无处诉说的苦闷，在故事里寄托苦涩的灵魂，在回忆中编织情欲的翅膀。沙石，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将“苦闷”转化为“白日梦”的作家。他的内心无时不刻地在振荡，他的话已憋了很久，他要用小说的语言向外导流。

《天堂·女人·蚂蚱》是最能披露沙石内心世界的作品。“我把地狱里的日子过得像天堂一样。而其中最让我得意也最让我沮丧的是我的写作计划进展得相当顺利，一篇接一篇的小说以母鸡下蛋的方式诞生：性欲狂、裸露者、双性恋、变性人，还有人兽恋者，一个个跃然纸上。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孤独寂寞使我烦躁，

清心寡欲却让我浮想联翩。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好的小说是枯井里流出甘泉。’”这是多么真切的一段表白。

好的小说家不仅能从“枯井”里流出“甘泉”，还能够传导出一种生存信念的追寻。沙石曾在《罗斯山上的歌声》一文中这样写到：“在美国，喜欢山的人倒不仅仅是为了爬山，而是为了找到生活里那个似有似无的平衡点。”那个 “平衡点”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建立和实现。沙石说：“从前我喜欢追逐光明，现在却常常陶醉于黯然。”这浑浊的心态正来自他对自己的解释：“谁让我是个半路出家的美国人呢?”

在沙石的小说梦里，第一个主角就是女人。在他的笔下，女人就是人类欲望的化身，为此，沙石描写各式各样的女人，甚至直接撕开性的面纱。如他早期的成名作品《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鳏居生活的老孟头做了考夫曼太太的花匠，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幢华屋的男主人竟然就是那条脸儿极丑的布拉多拉猎犬，对于考夫曼太太来说，与狗交媾竟然比人来得更惬意和安全。其黑色幽默的锋芒散发着犀利的寒光。

小说《玻璃房子》里的伊丽莎，这个金色头发、富有光泽的女人，作为一位心理医生的太太，丰厚的收入，豪华的房子，却无法消除她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苦闷。她搞不懂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她只觉得这房子空空荡荡，她的心空空荡荡。于是，她看见了金门公园里的中国花工阿德；于是，有了金门公园里那墨西哥铁树遭人破坏的惨剧。

小说《流年似水》表现的则是一个女学生与她的教授之间的异族恋情，主题却在“要知道能够享受一个女人的灵魂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篇《汤姆大叔的剃刀》写的更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畸形之爱，笔触直导父女之间的情欲冲突。

沙石笔下的女人除了欲望的化身，也有美好的象征。小说《华嫂，二子和我》里面的华嫂可说是沙石笔下最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华嫂的形象不仅仅是能治病，更重要的是她所洒下的爱的光芒。那是燃烧中的青春之火，是一个少年最初喷发的早恋激情。然而，时空的转换却无情地将从前的旧梦打碎，二十年后的华嫂竟

然完全变了，她的智慧变成了圆滑，她的温情变成了浮荡，世事的变迁终于颠覆了曾经风雨同舟的梦，也彻底破灭了那一段曾经痴恋的旧情。

沙石笔下的第二主角才是男人。他们气质阴柔，性情抑郁，要么是得不到爱情的孤独者，要么就是痛苦无奈、任人宰割的弱者。最精彩的小说如《起风的时候》，主人公李约翰先生竟然莫名地被疑为 SARS 患者，在环境的逼迫下，他只好被命运所捉弄，体会了一次精神意义的死亡。小说表现的虽是特殊情境下的特殊故事，但本质上却是表现的人的生存无奈，尤其是一个男人对自身命运的无奈。

沙石小说中最深刻的部分是写人物命运中所包含的历史变迁的沧桑，调侃诙谐的字里行间忽然就有了回肠荡气的厚重感。小说《我给新娘做傧相》里面的女主人公梅子，是“我”过去的知青女友，小说把从前的历史画面与眼前的豪华婚礼相交织，最后是那婚礼蛋糕的倒塌。《天堂·女人·蚂蚱》更是一篇驾驭时空的绝妙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茄子清爽、聪慧，情意绵绵却虚不可测。那是一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女人，也是一个埋在记忆深处的女人，她随意的生活却处处真诚，她付出真心却不给结果，最后，她的消失则成为作者与读者心中永远的痛。真可谓乾坤翻转，星月演变，生命总在给人开那种很残忍的玩笑。

沙石小说的艺术诱惑首先来自那强烈的虚构气息。他显然是一个具有空前想象力的作家，狂想中甚至有一点病态，但这正构成一个小说家最宝贵的特质。思绪的飞扬，情节的怪谲，但其中蕴含的情感却是如此真实，如此地震撼人心。

沙石小说的结构尤其奇特，他的开篇总是单刀劈入，然后九曲回肠，结尾处如豹尾般漂亮。他的小说语言也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色彩，浸透着一股调皮的伤感和清爽的幽默。作品中常常有这样明丽的句子：“她笑得稀里哗啦的，就像山水落到了山涧里。”（《流年似水》）

祖籍天津的沙石，似乎生来就有说故事的能量。他曾在高中毕业后下乡，体味过比一般人丰富的磨折和忧伤。他后来考上天津师范大学英文系，更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和熏染，骨子里孕育出叛逆的萌芽。1985 年他获得美国内华达雷诺大学全额奖学金进入该大学主修新闻，正面迎击异域文化的挑战。从 1989 年到 1996 年之间，他进入旧金山的中英文报界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激烈的心理较量由

此展开。借喻古人的话：“不平则鸣”，沙石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平”过，从社会身份的认同到生命价值的端衡，从情感的缺失到身心的飞扬，哪一个振荡的天平都在啄食着他的心。

小说，是沙石给养的呼吸，是他在梦中飞翔的翅膀，更是他寻找精神出路的暗道。如果说真正的小说是属于那些暗夜中将要窒息的人，那么，不如说沙石与生俱来的天命就是属于小说。只是在荆棘中匍匐前行的沙石虽然踩出了一条斑驳褴褛之路，但视野还不够开阔，小说里浸染的还是自我灵魂的一角，未能有峡谷临风、峭石俯瞰的大开阖。然而，不息跋涉的人我们无法看到他的终点，毫无疑问，沙石前行的路上，必将立下艺术人生铸就的丰碑。

2006年 3 月于休士顿

目录 CONTENTS

梦里歌吟的苦行者（代序）/ 陈瑞琳 …… 1

玻璃房子 …… 1

罗斯山上的歌声 …… 14

汤姆大叔的剃刀 …… 25

起风的时候 …… 39

靠海的房子 …… 56

亡命岛 …… 69

窗帘后边的考夫曼太太 …… 79

我给新娘做傧相 …… 90

献上一盘咕　肉 …… 103

牌局 …… 110

月亮绣球 …… 120

人鲨之间 …… 128

磨盘 …… 138

流年似水 …… 146

天堂·女人·蚂蚱 …… 158

冰冷的太阳 …… 230

华嫂，二子和我 …… 284

枣树上落下一只白鹤 …… 324

跋 …… 342

1 玻璃房子

清晨，金色的阳光穿过那座玻璃房子照在伊丽莎的金发上，发出耀眼的光。玻璃房子是用大块大块的玻璃组装而成，它立在海边上，坐在里边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

这天夜里特别热，阿德躺在床上，合不上眼。

别看阿德是个花匠，在美国属于劳动人民，可他偏偏染上一个富贵人的毛病。他白天在公园里干体力活儿，而到了晚上却老爱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在床上折饼。这不是，今儿晚上他又要面对一个漫长的夜。

平常睡不着觉多半是因为他身边没有女人，这也难怪，自从来美国，他的老婆跟了别人以后，已经七八年了，他一直一个人过。阿德常说，美国物质极大丰富，可他连男人起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这是什么世道？

但是他的那些中国哥们儿说了，街上的女人多的是，黑红黄白都有，你去找去啊，谁拦着你啦？虽然在美国什么颜色的都有，可是阿德还是最喜欢白的，这是明摆着的，人都到了美国了，还不弄一个白色的，不是白来美国了？不过这是他的想法，从来没跟别人交流过，特别是跟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中国哥们儿，别看他们也眼馋白女人，可这话谁都不愿意说出口，闹不好一个“胳膊肘向外拐”的大帽子“咣叽”一下就扣在你头上，虽然不会遭批判，但也会让你别扭几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搞白女人也不是想搞就搞的。首先你要有语言基础，阿德的英语水平属于一般，也就能应付日常对话；第二你要有钱，而光靠花匠的收入他只能养活自己；还有就是你的长相，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就凭阿德那个塌鼻子，罗圈腿，再加上他有爱掏耳朵，抠鼻孔，动不动就用手挠后脑勺的习惯，在美国人眼里，他上不了档次。这不，来美国这么多年了，对白女人阿德仍然没有零的突破。他和许多做粗活儿的人一样，喜欢把画报上的美人像剪下来，贴在睡房的墙上，平常饱饱眼福，就像练射击找不到目标只好打空靶子一样。看着那些眍眍眼、尖鼻子尖、金黄的头发随风飘的美女，感觉是不同。听说白女人床上功夫好，会撒野，做那个的时候技术含量高，对此阿德没有实践经验。

阿德在那张空一半的双人床上翻了个身，骨头缝儿里嘎巴嘎巴直响。这时，东边已经发亮，看来是睡不着了。不过今晚他睡不着倒不是想女人，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这要从旧金山金门公园里那株墨西哥苏铁树说起。

所谓苏铁树就是人们常说的铁树，在中国也有人叫它凤尾蕉。不过，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铁树就是铁树，铁树不轻易开花，这谁都知道。这棵铁树之

所以对阿德有着特殊意义，是因为它在阿德精心摆弄下已经六年了，前两天，铁树的枝杈上突然生出了花芽，开始含苞欲放，又赶上这两天的高温酷暑，到了昨天，树上的花终于开了。阿德他能不激动吗？

阿德心里琢磨着，如果今天强剪一下铁树的枝叶，再段割一下树腰，这样出不了两天，铁树就会憋出更多的花来。对于一个爱惜花草的花匠来说，没有比让铁树开花更能让他高兴的了。阿德一兴奋，索性翻身从床上坐起来，三下两下穿上衣服。他走进厨房，随手抓了些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出了门，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福特朝金门公园驶去。

阿德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长得土，说话土，就连他在金门公园的工作都离不开土。基于这个原因，他的美国同事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Dirt”，到了中国人当中，大伙就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在“Dirt”的前边加了一个的前缀，因此，“Dirt”就成了“阿德”。因为“Dirt”在英语中是土的意思，也有脏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就像阿德身上的皮一样符合他的身份。好在美国人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不像在中国，根据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查出祖宗八代来。

清晨，金色的阳光穿过那座玻璃房子照在伊丽莎的金发上，发出耀眼的光。玻璃房子是用大块大块的玻璃组装而成，它立在海边上，坐在里边感觉全世界都是你的。

房子是伊丽莎的丈夫彼得森自己设计的。以彼得森的观点，透明能让人保持纯净的心态。彼得森是位心理医生。当初，他把房子建在太平洋岸边的这个高坡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符合他孤傲和自闭的性格。

今天是星期三，伊丽莎起得很早。

不知为什么，她一早起来心情就不好，可能和天气有关，也可能和所有的事情有关。她不知道当心理医生的太太究竟好在哪里。丰厚的收入，豪华的房子，吃的穿的都不用发愁，可这些对她并不重要，因为她从小到大就没对这些发过愁。所以她才搞不懂，那种缺少了什么的感觉是怎么来的。

伊丽莎身上裹了一件白色的睡衣，走进一尘不染的厨房，先打开电子咖啡

壶，沏了一壶咖啡，又做了一个荷包蛋，烤好了面包，然后把刀叉盘碗牛奶果酪水果工工整整地摆在饭桌上。一切就像是编好的程序一样。等什么都做完了，她在餐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翻阅着当日的《纪事报》，一边等着彼得森起床。既然今天是星期三，自己心情要好点儿才对，她希望彼得森不再让她失望，她已经厌烦了过钟表式的生活。

当彼得森像支老式自来水笔一样直挺挺地站在厨房门口的时候，从透明的天花板射进来的阳光像白垩一样。看来今天又是个热天。伊丽莎摁动了墙上的一个控制开关，房子四周的玻璃立刻变暗了。房子的玻璃是能变色的。

彼得森走进厨房，操着标准的伦敦英语说了一声早安，然后走到伊丽莎的身后，弯腰在她头上亲了一下。伊丽莎咧了咧嘴，表示她在微笑。彼得森在属于他的主人位子上坐下，扫了一眼桌上的早餐，说："嗯，亲爱的，又是一顿英国人的早餐，我都快让你给惯坏了。"

伊丽莎说："亲爱的，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今晚不会开夜车了吧？"

彼得森用叉子把一块荷包蛋送进嘴里，他一边嚼着东西一边说："你是指那篇关于'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的论文吧，已经写到第五章了，再有三章就可以结尾了，所以我今晚还要加班加点，估计还需要一个多星期。"

伊丽莎放下手中的刀叉，坐直了身子。她说，"可是今天是星期三哪，别忘了这可是你给我们规定好的日子。"

彼得森的嘴停止了嚼动，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说："你不说我都忘了。不错，星期三是我们讲好的日子，可是眼下不是特殊情况吗？我的论文一定要如期完成，不然耽误了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会影响我的前程。"他咽下嚼了一半的东西，然后对伊丽莎说，请你把黄油递给我。

伊丽莎双手垂直地坐着，她没有动劲儿。她想这种话彼得森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他们之间连续几周没有感情交流了，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彼得森自己拿过黄油，涂在面包上，然后说："目前研究所正在找副主任的人选，我的对手是弗兰克林，他的资历比我强，如果我再没有重大举措，他很可能捷足先登。"

伊丽莎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把眼前的盘子推到一边，大声说："这种日子我过

不下去了，我不管你是不是主任，也不管你的前程不前程，我要的是一个丈夫。去你的心理学，去你的‘无意识欲望的反常表现’吧!”

听了伊丽莎的话，彼得森坐直了身子。伊丽莎真希望彼得森站起来，跟她大吵一顿，摔几个茶杯，骂几句娘，她宁可彼得森粗野一点，残暴一点。可是彼得森还是横平竖直地坐着。他像往常一样，从椅子上站起来，取下脖子上的餐巾，叠好，放在桌子上，然后迈着方步走出厨房。伊丽莎坐在原地没动，她知道彼得森已经回到他的书房里，又埋头写他的心理学专著去了。她恨心理学，就像她恨研究心理学的人一样。

伊丽莎在空荡荡的玻璃房子里来回走了几圈，房子里开始燥热起来。她打开空调，让冷气在屋子里循环。她走回餐桌前，胡乱地翻着桌上的报纸，看见《纪事报》的生活版上登着一张有墨西哥苏铁树的照片。在一片花丛中，有一个中国人模样的花匠，在猫腰干活，撅着个四四方方的屁股。

来到金门公园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阿德像往常一样，先把车子开到那片林间空地上，下了车，朝那座农舍式的木房走去。木房既是阿德存放工具的仓库，也是他换衣服歇脚的地方。他进了木房，把门关上，换上工作服，然后走到一面有裂纹的镜子前照了照。镜子里面的阿德头上戴着帆布单沿帽，上身是T恤衫，下身穿着蓝布斜纹背带裤，脚上是一双鹿皮翻毛靴，再怎么照也是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

阿德推起一辆装着园艺工具的独轮车，匆匆往植物园走去。

其实阿德是个细致人，他粗糙的外表下隐藏着只有中国男人才有的细腻。比方说，他特别敏感，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在乎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他干出的活儿绝对不能让别人挑鼻子挑眼。他常说“人活脸树活皮”，就是这个道理。

刚走到植物园的门口，阿德就看见那棵墨西哥铁树前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一群人。他走上前去，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一群穿得比花还要鲜艳的人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话。这时，一位上了年纪的白人老太太走到他面前，把一

份《纪事报》递到他的面前，说我们都是来看墨西哥苏铁树的，你看，你都上报了。阿德愣了一下，看见报上一张彩色照片，照片里有开满花的铁树和正在干活儿的自己，他这才闹清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苏铁树开花和他干活儿的镜头被《纪事报》记者拍了去。

阿德涨红了脸。他习惯地用手挠了挠后脑勺，心说，这些倒霉的记者也真是的，把我也当成新闻了？不过美国人对自然事物是有好奇心，对花草动物方面的消息特别关注。

这时，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上去，照得火辣辣的。阿德正了正帽沿，猫下腰去，开始用撬铲除去树根周围的杂草，又用长把钳剪去树根部的枝叶，不一会儿，阳光就把他的屁股晒烫了。几滴汗水顺着他的脑门，在眼角处转了个弯，流进了眼睛里，眼前立刻蒙上了一层雾障。通过模模糊糊的视线，他看到一双没有穿丝袜的丽腿向他这边走来，在他面前站定。阿德顺着两条笔直的腿向上望去，目光像触了电一样，他浑身一震，本能地站了起来，这才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位漂亮的金发女郎。即使隔着一层黑墨镜，她的眼睛也在放光。她的臂肘下也夹着一张报纸。阿德定了定神，也说不清刚才看见了什么。

女人的笑容很甜，很美。阿德低着头，不好意思和她正视。平常对白女人的那股兴头哪去了？女人说，“我叫伊丽莎。”

伊丽莎？我想我们是不认识的，阿德用磕磕绊绊的英语说。他的目光在伊丽莎的身上窜来窜去。她的上身穿着一件驼色无袖短衫，紧绷在身上，显出凸起的前胸。看得出来她没戴着乳罩。

伊丽莎说：“这棵苏铁树是你培植的？”

阿德挠了挠后脑勺，说了声“是”，然后弯下腰去，开始收拾地上的工具和剪下来的树枝。伊丽莎不停地用手中的报纸往脸上扇风，嘴里嘟囔着，这鬼天气可真热，热得人都受不了了。阿德推起独轮车要走，却被伊丽莎拦住了，她说，“报上说你是摆弄花草的能手，是这样吗？”

“能手倒不敢说，反正我是吃这碗饭的。”阿德答道。

这时候，又有一拨闻风而来的人拥了来。人群你来我往地走着，带起一阵阵

风，吹着伊丽莎的短裙左摇右摆。阿德心里又七上八下起来。他要走，可没走几步又被伊丽莎拦住了。

伊丽莎说："干嘛急着走呀？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阿德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告诉伊丽莎说他们都叫我"Dirt"。说完他推起独轮车嘎吱嘎吱地走了。伊丽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嘴里呢喃着："Dirt？"还有叫这种名字的，真奇怪。

这时已经快近中午，太阳更毒了，阿德沿着一条土路，朝着林间的工具房走去，边走边想着那双漂亮的大腿。妈的，今天心里怎么这么乱，像长了草似的，真是见鬼了。

他走回到那片林间的空地，周围是茂密的灌木。他来到木头房子门口，像剥蒜一样脱去身上的衣服。先脱被汗水湿透的T恤衫，又脱去背带裤子，刚要脱去内裤，又觉得不对，好像有人在偷看，他向四下察看了一圈，并没看见什么动静，索性脱光了衣服。他从屋里拉出胶皮管子，把喷头举过头顶，打开水龙头，清凉透彻的水从他的头上流下来，一直冲到脚。渐渐地，心头的那团火慢慢熄灭了。

那天晚上，好不容易挨到天黑了，伊丽莎一个人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盯着房子的天花板发楞。玻璃的天花板上是布满星星的夜空，上边还有几条亮晶晶的波纹在闪动，那是月光照在院子里的游泳池里反射出来的光影。也不知为什么，只要一合眼，她的眼前就出现白天看见的那棵墨西哥铁树，茎粗干壮，树皮斑然如鳞。还有那个中国花匠，他的骨骼峭峻而又凌乱，像是一堆废钢铁。

房子里静得几乎没有声响。她知道彼得森还在隔壁的书房里，坐在写字台前，吭哧吭哧地写作他的心理学专著。她心里一烦，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又潮水般地向她涌来。

伊丽莎在床上用力翻了个身，她的皮肤擦在白绸被单上，沙沙作响。夜晚依然很热，伊丽莎烦闷得透不过气来，她索性踢开被单，露出半裸的身体，好让室内游动的气流在她身上抚过。这时，隔壁书房里传来彼得森在电脑上打字的声音。那声音一走一停，四平八稳，像钟表一样准确，耐久，持续，没有起点，也没有

终点。桌上的石英钟显示的时间是十一半。她从床上一跃而起，三步两步走进彼得森的书房。

彼得森看着伊丽莎只穿着几块布片的身子，脸上露出吃惊的表情。他把她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说："你要干什么，亲爱的，没看我在忙着呢?"伊丽莎没有说话，径自脱去身上的布片，光亮亮地站在那。她的眼神已经说明她要什么了。

伊丽莎说："我问你，彼得森，站在你的眼前是什么?"

彼得森说："是你呀。"

"我是什么?"

"你是伊丽莎。"

"不错，我是伊丽莎，可我不但是伊丽莎，我还是一个女人，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你在一个对你毫不保留的女人面前竟然无动于衷，你还算男人吗?"

彼得森的反应异常平静。他的目光像是实着的一样。他用手掐了掐脑门，摇着头说："快回你的房间去吧，今晚我要把这部分文章做完。"说完，他转过身去，又一头钻进他的心理学定律里。

伊丽莎慢吞吞地走回到自己屋里，落叶般地落到那张又大又软的床上。她看着天花板上那片晃动的光影，心里像盖了盖子一样。她在床上打了个挺儿，突然觉得身子底下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用手一摸，是根草棍，准是从金门公园里那块林间空地的灌木丛中带来的。她又想起了金门公园那棵铁树和那个中国花匠。伊丽莎掀去身上的被单，把自己暴露在月亮面前。

这一宿阿德又没睡好，好不容易熬到后半夜，睡着了，又连着做了几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贴在房间里的画中美女都活了，纷纷走下来和他亲昵，其中一人轻声说她叫伊丽莎。等阿德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已经浑身乏力。他赶忙换下内裤，从床上爬起来，也没吃什么东西就去了金门公园。干嘛像鬼催命似的？他问自己。是惦记着那株墨西哥苏铁树吧？

是，又不是，反正他预感到今天有什么事在等着他。

他来到那片林中空地上，昨夜的雾气已经散去，空中挂着一个滚烫的太阳。像往常一样，他走到木房前，用钥匙开了锁，打开门，在房子里换上工作服。一切如常。当他推起独轮车开始往屋外走时，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吃了一惊，往后退了一步，这才看清，站在门口的是昨天见过的那个女人。伊丽莎，是你？你，你怎么到这来啦？他吃惊，但又似乎有所准备。不知什么东西钻进他的鼻子里，他轰然打了个喷嚏，震得木头房子直抖。他用手揉了揉鼻子。等眼前清楚了，他看见了伊丽莎的笑脸。他说："夫人，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你是不是走错路了。"这时，闷热的木屋里飘来一股清香的香水味。

伊丽莎的笑容像是刻在脸上的。她的目光虽然很亮，但是很散，大多数白人都是这样看人的。她说："没有弄错，我就是到这找你来的。"

阿德挠了挠后脑勺说："找我？你有什么事儿？我这人除了摆弄花，别的什么都不会。"他的脸烧得通红。很明显，天又热上来了。伊丽莎不停地用手绢在鼻子尖上扇风。她说："我正是为花来找你的，确切地说是来求你的。"

阿德抬起头，不解地说："求我？开玩笑吧。"

伊丽莎手里的手绢扇动得更快了。她说："我家的花园里种着很多花，有矢菊花、蓝芙蓉、紫茉莉、蛾蝶花，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来。这些花长得不怎么好，我不知道应该给它们施什么肥，浇多少水，所以想请你去看看，摆弄花不是你的本行吗？"

阿德说："可是这园子里的活儿已经够我忙活了，又赶上那棵墨西哥苏铁树这些天开得正旺盛，我怎么能脱身呢？"说着，他就要往外走。

伊丽莎一步横在门口，说："你这人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要知道为了我的花，我会不惜花大本钱的。"她解开衬衣领口下边的钮扣，露出前胸一条深深的乳沟，同时说，这鬼天气，怎么这么热！

阿德长这么大，虽然也见过乳沟，可从来没见过这么深这么美的乳沟。一瞬间，他的心失去了平衡。他是个花匠，自然知道什么样的花该施什么样的肥，浇什么样的水。眼前的这个白女人她要什么，是很明显的。他知道盛开的花都很干渴。昨夜梦中的情景突然冒了出来，他想，今天说不定是个好日子。他又习惯地